单向迁徙

也许某一天，你终会耗尽一切。
但，爱我，本身就是一场单向迁徙。

张饮修 著

Djevel and Ang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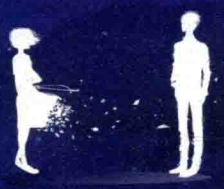
非外借

“我是挪威籍华裔，是孤儿，是被上帝诅咒了的人。”

从梅州五华到雪国挪威，真实与虚幻交织的旅程。

晋江现象级男作者张饮修
突围黑暗过往的自我救赎之作

编织一场平行时空里的虚幻爱恋
回忆给自己，童话给读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单向还徙

张饮修◎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向迁徙 / 张饮修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576-9

Ⅰ. ①单… Ⅱ. ①张… Ⅲ.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2048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 - mail　bhzwy0791@163.com

书　　名　单向迁徙
作　　者　张饮修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余　言
监　　制　楚　河
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　瑶
特约编辑　张　丝
装帧设计　猫冬MDD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82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576-9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7-50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楔子 / 001
◆第一章 归来 / 007
◇第二章 是她 / 021
◆第三章 恶魔 / 037
◇第四章 天使 / 055
◆第五章 家长 / 070
◇第六章 靠近 / 085
◆第七章 羁绊 / 102
◇第八章 缴械 / 119
◆第九章 掌控 / 134
◇第十章 长乐 / 150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一章 挪威 / 167

◆第十二章 旅途 / 185

◇第十三章 葬礼 / 203

◆第十四章 U盘 / 219

◇第十五章 暗涌 / 239

◆第十六章 猛虎 / 259

◇第十七章 熔炉 / 281

◆第十八章 降落 / 300

◇第十九章 独奏 / 315

◆第二十章 梦醒 / 326

◇附录·零言碎语 / 33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楔子 一

“五分钟，四分钟，三分钟……”

候车厅显示屏上的时间马上要到22：00点了，车站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男孩被父母牵着走向检票口，他回头顾盼，希望那个一直没出现的人能够突然出现在稀疏的人群中。

距离男孩的不远处，有位少年闭着眼睛，背靠在光亮的柱子上，挠在上面的五指指尖泛出微白，他微仰起的脖颈凸显出轮廓硬朗的喉结。

广播里的提示音停止了。

好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他猜那一家三口已经上车了。可是外套下摆却猛地被人抓住，伴随着那声“哥”。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送我。”

他垂下眼睑看着面前的男孩道：“放手。”

“哥，我会想你，你以后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他看着这双清澈的眼睛，语调毫无波澜，“放开你的手。”

“哥……”

“小森，快点过来，车快开了。”

男孩飞快地瞥了一眼等在检票口的父母，眼里有情绪在挣扎。

他放开他的衣服下摆，伸手勾住他的脖颈，紧紧地拥抱着面前的人：“我会很想你，等放假的时候，我就回来找你。”

“还是不要了。”被抱住的人，低下头在他耳边说，“我会让你永远记住，记住你扔下了我这个事实。”

缓慢的语气如同一把刀。

说完，他一把推开男孩，戴上卫衣连帽，转身走向出口，没回头。身后响起男孩紧追上来的脚步声，但很快就被父母抱回去了。男孩哭闹的声音回

荡在大厅内。

他走出候车厅，摆脱了那个稚嫩的哭声，只听得见购票厅里的人稀稀拉拉的交谈声。塞上耳机，他双手揣进外套口袋，一步不停地继续走，即使不知该去哪儿。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的“转身天涯”，这大概就是了。

车站外，对面的街道旁。

一对紧拥着的小孩刺痛了他刻意麻木的神经。确切地说，是抱着小男孩的那个小女孩，天真且愚蠢。

小男孩的一只手被他妈妈牵着，另一只手拿着玩具飞机，垂在身侧。没有回抱小女孩。

见状，他的唇角歪出一个怪异的弧度，站在原地看着对面那母子三人。

“弟弟，这个千纸鹤给你，不能扔哦，里面有字。”小女孩笑嘻嘻地把手里的千纸鹤塞给男孩，然后，放开他，去抱一旁的女人。

“妈妈，你春节回家吗？”

女人背对着他，他看不见她的唇形，甚至不知道她有没有答话。他只看见她抬手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羽绒服被女孩紧紧地抓着。

对面红灯亮起，几辆巴士相继驶过，遮住了他的视线几秒。

再看时，她们已经分开了。女人一手提着行李，一手牵着男孩，正看着这边的指示灯。

绿灯亮起，那对母子往车站这边走来，剩下小女孩站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他站着没动，面无表情地把目光移向别处，只在母子二人，从他身边经过的那一瞬间，唇角再次扬起那种怪异的弧度。

夜深，冬意浓，行人渐稀。

他与小女孩各自站在人行道两端，相向而立。

好一会儿，对面的小女孩忍不住了，往这边跑来，是想追上她妈妈和弟弟？

他嗤笑了一声，没再看她。退了几步，随意在车站外的石阶上坐下来。垂下脑袋听着耳机里几欲震破耳膜的摇滚乐。脑里空空如也，心里伤痕累累，血流个不停。不知过了多久，音乐列表循环了一遍。

他摘下耳机，再抬起头时，街上已经没有任何车辆了，周围静得只有寒风的声音。

他回头去看身后车站门前显示屏的时间，同时，也瞥见了那个小女孩。

她背对他站着，仰着头一动不动地盯着显示屏上的时间。

“喂！”

音质干净的声音突地响起，小女孩显然被吓到了，一惊。

她转身看向石阶这边，又环顾四周，确定车站外，除了自己，就只有这个男生了。

“听着，不要等了，他们不会回来了。”他偏头说了一句。

“你是谁？”

他耸耸肩：“我是知道一切的人。”

“你骗人。他们会回来的。”

“不。他们不会。”

“会。”

“不会。”

“我说会！”

“我说，永远不会。”他的眼里透着令人绝望的笃定。

她们不是离开你，而是丢下你。

她们不要你了。

小女孩走下石阶，站在他面前，连脸庞弧度都显出倔强。

“我妈妈说，我睡一觉，也许明天她就带着我弟弟回来。”

“也许，是她在骗你。”他弯起双眼，边说边笑。

小女孩皱眉：“你笑得不好看。”

“是吗？所有人都说，我笑起来是最好看的。”

她张了张嘴，又抬头看了一眼显示屏上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到零点了。

“那你呢？你的妈妈也出远门了吗？”

“你说什么？”他笑着问，随即自己答道，“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没有妈妈。”

“那你为什么也在这里等着？”

“我不是在等，我是在这里睡觉，过夜，知道吗？”他伸展着长腿，轻笑。

小女孩眉目纠结，重新打量着他：“你为什么不回家？”

“家？”他侧头看向别处，唇边的笑有点僵硬，“每个人都必须有个家吗？”

“不是，流浪汉就没有家。”小女孩很认真地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但你不像流浪汉，你穿着中学的校服。”

“校服？你是说这个东西？”他指着自己身上的校服外套，笑了一下，迅速脱下来扔在一旁，神态无谓，又把头发弄乱。

“这样像流浪汉吗？哈哈……”

小女孩也咧嘴笑，指了指他的校服长裤：“还有这个。”

“不要这么狠吧？脱了这个我就没长裤了。”

“哈哈哈……”

两人的笑声在深夜里的车站外回荡，一串接一串，越笑越大声，越大声越放肆，放肆中透着凄凉的意味。

他笑到岔气，不小心咳嗽起来。一手握成拳抵在唇边，边咳边笑。渐渐地，再也笑不出来了，咳嗽也停了。低着头看地面。

只剩下单纯觉得好笑的小女孩自个儿在笑，没一会，她也停下来，弯腰想去看男生的脸，看不清，就摇了摇他的肩膀。

“喂，你怎么了？”

他抬起头，眉骨若隐若现，试图重新露齿笑开。

小女孩有点慌乱地摸遍了全身的口袋，然而找不出一张纸巾。

她拉长衣袖攥在手心，举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问：“这个……可以帮你擦吗？”

他盯着她，双眼犀利，却含着亮晶晶的东西，没说话。

小女孩把手伸前一点，笨拙地帮他擦拭着脸上的泪水。

他没忍住，伸手抱住面前的人，脑袋撞进她怀里，靠在她的锁骨处，终于失控地哭出了声。

“你知道吗？石阶是个好东西，最适合流浪汉了。”

这人是不是疯了？

她无措地回抱着这个坐在石阶上的男生：“你别哭了……”

年龄差导致的身高差，使得站在下级石阶上的她和坐在上级石阶的他，正好等高。

寒风瑟瑟，他的哭声趋于平缓，小女孩身前的外套已经完全被他的泪水沾湿了。

她短且细的胳膊揽着他的脑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忽然，她听到一阵清脆的铃声，像风铃，又像小提琴。

是从小女孩身上传来的。

脑袋依旧埋在她身前，他嗓音沙哑地问：“喂，你的手机？”

“不是。”小女孩抬头看向车站外的电子显示屏，上面的时间正好从00：00变为00：01。

液体迅速聚集，豆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掉出来，砸在他的发顶。

他放开小女孩，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音乐盒，铃声顿时变得更清晰。

“我满八岁了，这是我攒钱、攒钱……”她努力想说完，却再也忍不住，扁着嘴哭起来，断断续续拼凑着那句话，“买的礼、礼物，要在、今天……送给、送给……我的妈妈……”

她的睫毛被泪水打湿，颤着音问：“他们、会回来的……对吗？”

“抱歉，我讨厌骗人。”

这次，换他把面前人揽进怀里，同时悄无声息地从她外套帽子里拿走了一样东西，握在掌心：“还有，生日不快乐没关系，记得以后每一天都要哄自己开心就好。”

毕竟是比他小七岁的小孩子，放声哭泣的时间足足比他多了半个小时。

上帝作证，绝对不是他在欺负小姑娘。

他安慰不来，只好无声地抱着面前的小人，帮她拍背顺气。

再次转头看身后显示屏时间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车站外寂静寒冷，四下里只有他们俩人。小女孩被打横抱着，躺在他的臂弯里睡着了，眼角四周的泪痕相当显眼。

他慢慢摊开掌心，那只千纸鹤已经被弄皱压扁。

那时隔着街道，他看见了——女人在小女孩抱着她的时候，从小男孩手里抽走了这只千纸鹤，放回她帽子后面。

他们连你的念想都不愿意要，所以……小姑娘，你要我怎么骗你？

“以后清醒点，这世界没有谁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拥有亲人。我是说，拥有，你懂吗？”

他对着这个相识不到一天，并且已经熟睡的小孩子说话，同时感到自己的心脏被自己的话语狠狠扎了一针。

凌晨三点，梅州五华当地的警察局。

值班人员粗粗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抱着小女孩的少年，打着哈欠询问基本情况。

“这么说，你们俩互相不认识？”

“不认识。”

“姓名。”

“张……”他及时打住。

“姓张？张什么？”

“……张铭无。”

“哪个字？”值班人员哈欠连天，干脆把基本信息登记表递给他，“来来来小伙子，按照这里的要求填一下。”

他斜了警察一眼，眉头微皱。

小伙子？他很小吗？

小女孩在警察局醒来时，被问了一会，警察要她在这里等着家里的大人来接，她却坚持自己可以回家。

“不是……你这小屁孩闹啥？家里电话记得不？报一下号码。”

“家里没电话。”

“家长手机号。”

“我妈妈带着我弟离家出走了，我爸爸……他不会接电话的。”

警察放下听筒，看了看她，又跟值班室里的另一位警察对视一眼，刚想问什么，被她打断。

“我爸爸叫‘单仁’，就是那个每天在赌场的‘单仁’。”

警察明了地“哦”了声，嘱咐她注意点安全，便让她自己回家去了。

几分钟后，两个警察正在说着她那恶名远扬的赌鬼老爸。

“警察叔叔。”

俩警察顿时噤声，看向又折回来的小女孩：“怎么了？”

“那个，送我来这的大哥哥呢？”

“走了，呐，这个。”警察把桌上那张信息登记表给她看，“好像不是本地人，太匆忙，没看证件。”其实是太困……

上面除了名字，没有其他任何个人信息了，只有事情经过之类的。

“张铭无？”

无名张……吧……

假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侧门这边，OK，Stop，看见我了吗？”

“哎哟！哎哟老天呐……”

手机里传来夸张的惊呼声，张梓游看见了她脸上不可思议的表情。他切断通话，拉着行李箱走过去。

“张小鬼，你……”陈姣想像以前那样拍他肩膀，却发现已经够不着他的高度了。

她改为拍他手臂：“我瞅了半天都没认出来，你这样子变化也太大了吧。”

“变了很多吗？”

“这不，以前还跟我一样高，现在我得仰着头看你。”

“也有可能是你浓缩了。”张梓游拿下挂在脖颈上的耳机。

“嘴还是这么贫！”陈姣嗔怪，心里是开心的。

他穿着一身黑色休闲服，面相是精致偏中性的帅，左耳上的耳钉不见了。

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后，张梓游站在车窗前，边用纸巾擦手，边问坐在驾驶座上的陈姣：“要不我来开？”

“不是……你这刚下飞机，不累吗？”

“还好。我想熟悉一下这一带的路况。”

“鬼扯，就你那记性，难不成还能忘记了？”说虽这么说，陈姣还是如他意地从主驾驶座挪到副驾驶座。

“就当我在鬼扯吧。”

他只是很久没坐过别人的车了。

陈姣默默打量着身旁握着方向盘的人，侧脸轮廓分明，眉目间的桀骜被隐藏，取而代之的是沉稳清冷。

九年而已，这变化真不算小。称得上熟悉的大概就只有他那说不清道不

明的独特气场了。

“我记得我没往自己脸上贴金箔。”张梓游冷不防冒出一句。

陈姣虚咳两声，迅速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开。

好吧，这种“万物皆嘲”的说话风格也没变。

“哎，张小鬼，你能接受比你小18岁的姑娘做你的童养媳吗？”陈姣说着，先把自己逗笑了。

张梓游嫌弃地皱了下眉，轻笑道：“能正常点说话不？”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你要是可以接受的话，我就把我17年出生的大女儿许配给你了。”

“我记得照片上，你大女儿的长相随你，这叫我怎么接受？”

“你这小鬼！你姐姐我当年可是酒店的门面之一呢。”

“的确。”张梓游翘起唇角，难得没反驳。

陈姣正打算回忆一下当年的光辉岁月，只听见他下一句——“可惜岁月不饶人”，顿时被堵到说不出话。

沉默了好一会，两人同时笑出声。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确认方式。

从梅州市内到五华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说说笑笑，大半时间是陈姣在讲述自己的家常，张梓游听着，偶尔毒舌回应两句。

“哎哎张小鬼，靠边停一下。”陈姣指给他一个空车位，又说，“你不是爱吃柠檬吗？这家水果摊卖得新鲜，我去买点。”

“难为你还记得这种小事。”张梓游熄了引擎。

“那可不，对我来说可是大事。”陈姣说着下了车，往路旁的水果摊走去。

三十七岁的她，身材已经有点发福，及腰的长发也不像以前那般精心养护了，站在挑水果的几个妇女之间，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风华不再。

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岁月果真不饶人。

张梓游看着那边的水果摊，左手食指轻轻敲方向盘。

他十五岁那年认识的陈姣，那时她二十八岁，是酒店前台，城镇上的人称“酒店之花”，戏称“酒花”，张梓游却一直喊她“香蕉”。

同一年，他离开梅州时，能告别的人只有陈姣。他们之间不一定要用“亲如姐弟”来形容，但相交甚笃是一定的。

“唉？我那张五十的怎么不见了？您先等等哈。”

水果摊老板娘突然拔高的音调，顿时把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过去。

陈姣拎着一袋柠檬等她找零。

“咋回事？刚刚我还看见来着，转眼就不见了？就刚刚李大伯递过来那张。”老板娘面相生得霸道，一急起来，脸上的横肉都开始发红了。

“看仔细点啦。”

“没准刚刚已经被你找出去了。”

“唉，你这零钱放的这么随意……”

几个顾客七嘴八舌，陈姣扭头看了一眼车上的张梓游，摊手。

“老板娘，这样吧，我多买你一点水果，不用找零啦。”

“不是找零的问题，真见鬼了，钱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陈姣：“……”

但对她来说就只是找零的问题啊……

水果摊陷入安静。

“好的，找您十元。”软而偏甜的声音突兀出来。

细白的手臂伸到小筐里拿起一张十元，递给另一位顾客：“慢走呀，欢迎下次再来。”

等着找零的和等着称量的顾客们都没吭声了。

因为老板娘正叉着腰、神情疑惑地看着身旁这个自己请来帮忙的女孩。

“小单，是不是你把五十元找出去了？”

“五十元？”单徙没转身，也没觉出不对劲，还在弯腰摆着苹果，道，“没有啊，刚刚我在搬橙子，今天就只找了蔡奶奶十元。”

“你口袋有没有？”

水果摊彻底静了下来。

单徙直起身，有点愣，眨了眨眼。

老板娘维持着叉腰的姿势看着她。

有人小声开劝：“算啦算啦，指不定是被风吹走啦。”

陈姣才真是被风吹凌乱了，心想这都啥情况，来买个柠檬也能碰上这戏码。

“老板娘，我多挑几个柠檬，不用给我找零啦。”陈姣只想快点买完回去。

“随你随你。”老板娘朝陈姣摆了摆手，两眼盯着身旁的女孩。

那架势，仿佛随时准备上前搜身。

“你看着。”单徙低头翻出校服长裤两边的口袋。

她上身穿的是米白色短袖T袖，全身上下只有两个口袋。

“没有吧？”单徙笑着吸了吸鼻子，“唔……真的没有在我身上。”

“是啦，口袋也看啦，多大事呢！”一位中年大叔对老板娘说了一句，把一袋苹果递给单徙，“来来来，小姑娘帮我称一下。”

老板娘面上挂不住，嘀咕了声：“谁知道呢。”

水果摊又静了下来。

陈姣不挑了，赶紧随便往袋子里再塞了几个柠檬，说：“那啥，老板娘，我装了几个，你不用找零了哈。”

老板娘一看她那袋子，感觉自己赚了便宜，喜上眉梢：“好好好，下次再来啊！”

下次还来才怪呢！把人姑娘审得像警局审问一样。

陈姣边心想边拎着柠檬朝车子走去。

车上的人一手支在车窗边框上，托腮朝陈姣笑了下，目光重新落在水果摊那边。

“那间网吧需要看身份证吗？”张梓游歪了歪脑袋示意她看水果摊旁边的网吧。

“看起来不像正规营业的，应该不需要吧。”陈姣看了眼，继续低头系安全带。

“问这个……哎，干啥去？”陈姣再抬头时，张梓游已经开门下车了，径直走向对面的网吧。

这又是做啥？去网吧重温年少时光？

陈姣想了想，还是留在车上等等看吧，这人尽做些奇怪的事。

不一会，张梓游从网吧里带出一个男生，一手搭着他的肩膀上，往水果摊去了。

陈姣目瞪口呆，赶紧解开安全带下车。

走到水果摊前，张梓游稍稍使劲，把男生推向老板娘，自己不动声色又装模作样地挑水果去了。

男生在心里翻了无数个白眼，吞吞吐吐开口：“妈，那个……五十元，是我拿走的。”

“哈？”老板娘懵了。

群众的八卦目光再度聚集过来。

男生脸色不自然地继续说：“刚刚我跟你说了，但是你好像没听见。”

“你……你啥时候跟我说啦？你拿去做啥啦？”

“我……刚刚很多人买水果的时候说的。”男生的个儿比他妈还高出一个头，畏缩着小声说，“去网吧玩游戏了……”

“兔崽子，你……”老板娘忿忿，一时找不到工具，弯腰抄起脚下的凉鞋。

男孩迅速把从网吧找剩的零钱扔进小筐，转身撒腿就跑。

众人笑开，劝解的劝解，挑水果的安心挑水果，看热闹的更是乐不可支。

单徙垂下眼皮，之前脸上的僵硬终于消失了，她吸了吸鼻子，继续忙着把集装箱里剩下的橙子搬过来。

“哪种苹果比较好吃？”

音质极干净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干净到有点清冷，在人来人往的黄昏街头显得如此违和。

单徙转身，看见了站在水果摊前的……大男生？年轻男人？

不好界定……

他穿着黑色休闲长裤和纯黑色长袖T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低着头在看苹果，额前细碎的刘海垂下来，遮住眉眼。

高挑，偏瘦，看起来不像学生，也不像上班族。

“别看了，我问的就是你。”张梓游抬起头，挑了下眉。

单徙移开视线，有点慌乱，连忙扯下一个塑料袋，准备帮他装苹果。

“嗯……这种甜一点，但是不太脆；这种口感最脆，但就是贵了点；还有这个……”

“你觉得哪种最好吃？”张梓游打断她的介绍，偏头看向她。

“什么？我？”

单徙懵着给他指了最边上的那一种青苹果。

事实上，她平时很少吃水果。

乱指的……

“就那种，帮我买一千克，不对，应该是一斤。”张梓游抬手抚了下眉骨，对刚刚那句“一千克”深感嫌弃，一听就知道缺少此类购物经验。

单徙悄悄瞄了他一眼，利落地装好苹果，双手递过去。

“谢谢。”张梓游伸出食指把袋子接过来。

“不客气。”

他找现金的时候，突然问了句：“你是在帮忙还是在挣钱？”

正在偷瞄的单徙又慌张地移开视线，道："挣钱。"

张梓游轻笑一声，付完钱，挑着水果袋离开了。

单徙："……"

所以……什么意思？

陈姣凑完热闹就回车上来了，这会儿正摆好架势准备拷问他。

张梓游打开车门，眼尾上扬，似笑似非笑道："好了别问，单纯觉得好玩而已。"

"你咋知道的？是老板娘自个儿的儿子拿走了钱。"她知道他懂唇语，但即使这样，知道水果摊发生的事情，也无法知道谁拿走钱的吧？

"我看见的。"

他确实看见了男孩在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拿了钱，进了旁边的网吧。

他还看见了那个女生脸上僵硬的笑，只有左边一个浅浅的酒窝，不对称，挺怪。

"那你是在帮那个姑娘咯？"

"不，我只是去买苹果。"张梓游把手上的苹果袋子塞给她。

陈姣打开袋子，顿时笑出声："又涩又酸的青苹果，你买了最难吃的一种苹果！"

"那我被骗了。"张梓游笑，侧头看了一眼水果摊前忙碌的女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要轻易相信以挣钱为目的的商家。"

陈姣边笑边纠正："不对！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以买苹果为借口去勾搭小姑娘。"

"要我扔你下去，还是你自己跳车？"

陈姣笑得不行，指着他说："被说中了。"

张梓游："……"

梅州五华华侨酒店。

"您好。我能为您……"

"张梓游，谢谢。"

酒店前台的两位工作人员对视了两眼，迅速反应过来，正要把一早准备好的措辞脱口而出……

"免了。"一手食指顶在另一手掌心，他示意她们打住，"之前收到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